

童年文庫



黄河流下来 的故事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闵 锐 著



号 874 字 壹 第 (中)

黄河流下来的故事

闵 锐 著



(沪)新登字 476 号

黄河流下来的故事

闵 锐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联昌印刷厂排版

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4.125 插页 2 字数 57,000
1993年5月第1版 199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—11,330

ISBN 7-5324-2004-3/K-233(儿)

目 录

在“炒青稞的锅”里·····	1
两个神奇的高原湖·····	11
牛皮筏子和麝香·····	21
松潘草地和黄河第一曲·····	28
水文站里的故事·····	34
龙羊峡一夜·····	40
大西北的“桂林山水”·····	48
五泉山和瓜果之乡·····	52
绿色的“袖套”·····	59
在“紫色的河湾”·····	68
世界之最的“铁柜山”·····	77
青城和青冢·····	83
从壶口到龙门·····	90
黄土高原上的旅行·····	96

一串古老的故事·····	103
“悬河”和水上长城·····	112
黄河养育的明珠·····	121

在“炒青稞的锅”里

7月，祖国的大部分地区已是热浪滚滚，暑气蒸人了。可是，当我来到黄河源头的青藏高原时，却感到凉风习习，不冷不热，好像置身于一个巨大的空调间里。要知道，我现在脚下的这块土地海拔4500米，也就是说，它比大海海面要高出4.5公里，大约有3座泰山那么高呢。我这次来青藏高原，是为了考察被称作“中华民族的摇篮”的万里黄河的河源的。

我骑上马，循着一条清澈的草原小河向西走去，去寻找向往已久的黄河源头。眼前，是一派空旷迷人的高原风光。脚下这块被高山包围的草原碧绿一片，低矮的牧草间开放着一簇簇白花、红花和黄花。近处，一位藏族小伙子骑着马，在放牧一群绵羊。羊儿在悠悠地吃着草，有几只小羊却不安分，尽在羊群

间追逐着，打闹着。稍远的地方，一群黑压压的东西正朝前滚动，我定睛一看，嗨，原来是一群马儿在牧马人的驱赶下飞奔着。再往更远的地方望去，只见



雪山高高屹立，那洁白的山峰与天上的白云连在了一起。看着这生机盎然的草原美景，我的耳畔边仿佛响起了一首动听的歌：

黄河的源头在哪里？
在牧马汉子的酒壶里！
黄河的源头在哪里？

在杆毡姑娘的歌喉里！
一朵浪花是一个故事，
洒向那个神州古老的土地。
哎……

哦，对了，我还得向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正伴随我考察的这位向导。

我的向导丹增是一位壮实的藏族小伙子，他从小生活在黄河源地区，中学毕业后又读了水文测量专业，对这一带的情况非常熟悉。丹增指着眼前这片被雪山包围的盆地告诉我，藏民把它叫做“约古宗列”，就是“炒青稞的锅”的意思。

“为什么叫它‘炒青稞的锅’呢？”我很感兴趣地问。

“这口‘锅’对我们藏民生活的关系可密切了。”丹增向我介绍，青稞是藏族同胞的主要粮食，它是一种类似小麦的粮食作物。藏民们喜欢把青稞炒熟了磨成粉，然后用热酥油茶拌着吃，那味儿可香了。约古宗列盆地的形状像个大铁锅，盆地里水草丰美，是个优良的牧场，附近的牧民就在这口给人们带来幸

福和欢乐的“大锅”里放牧、生活。当然，这口“大锅”的兴旺，绝对离不开黄河源头的滋润。

一说起黄河源头，丹增的话就更多了。他说，当地人把这一段黄河称作“玛曲”，藏语的意思是“孔雀河”，瞧，这名字有多漂亮！怪不得世代生活在孔雀河畔的藏族同胞会唱道：

孔雀河上有孔雀呵，
羽毛插在净瓶里……

我问丹增：“孔雀河里真有孔雀吗？”

“哪里，”丹增笑着说：“孔雀是一种生活在热带、亚热带的鸟儿，云南的西双版纳是它们的故乡，它们怎么能生活到气候恶劣的青藏高原来呢。说这条河有孔雀，其实只是我们藏胞的一种想象。至于为什么要想象成孔雀，你过一会就会明白啦。”

沿着孔雀河的涓涓细流，丹增把我带到盆地西南缘的一片草地，再循着水流寻去，只见一眼眼碧清碧清的泉水，正从草丛下汩汩（gǔ gǔ）地往上冒呢。有一股泉水水量挺大，咕嘟咕嘟地直往上翻水花，就像地下安了一台永不停息的水泵。泉边草儿青青，野花鲜艳，有两只老鼠似的小动物正在那儿喝

水玩呢。

“这里就是黄河的源头。”丹增说。

“什么？难道这就是万里黄河的源泉吗？”我简直不敢把它同波涛汹涌的黄河联系在一起。

但是，这里确实是黄河的源头。哦，中国第二大河的生命之源原来是那样的柔顺啊。可是，这些泉水又是从哪儿来的呢？丹增指着前面不远处告诉我，矗立在那里的雪峰叫雅拉达泽，它看起来并不很高，却有海拔5242米。对了，约古宗列盆地本身就已经有海拔4500米了，雅拉达泽只比它高出700多米，自然就不显得那么起眼了。雅拉达泽山常年积着白皑皑的冰雪，夏季一部分雪融化了，雪水渗入地下，流到这里冒出地面，就形成了众多源源不绝的泉水。

这里的泉水可多呢，一眼泉就形成了一股清流，一股清流又在低洼处形成一个小水泊，水泊里的水又汇成小溪，一条条溪流又从四面八方渐渐汇合成一条较大的水流，这条水流就是孔雀河。

丹增指着这些四散的小溪流和小水泊问我：“你看，它们像不像孔雀开屏的图案？”

“喔，”我恍然大悟。的确，那一条条溪流像是一

根根孔雀翎毛管，一个个水泊就是翎毛上美丽的桃形花纹。藏族同胞的想象力实在太丰富了！

丹增又告诉我，约古宗列盆地在古代曾经是一个大湖泊。后来，这里的气候变干燥了，湖水渐渐退缩，只留下今天这170多个小水泊。

玛曲在这群小水泊中穿流，流出三四公里后，河道已有约3米宽。别看这条河又窄又小，它却给寒冷干燥的高原盆地带来了无限生机，河的两岸青草萋萋，一大群白云似的羊儿正在河边嬉戏。

眼看已到中午时分，我和丹增在河边的草地上坐下，打开背包，准备午餐。我拿出一听牛肉罐头，丹增掏出了一个小铝锅和一块砖茶、一块酥油和一小包盐。丹增做事情可真利索，只见他从黄河源里勺了大半锅水，用石块支起锅，又拣来几块干牛粪，点上火，一股炊烟便在锅底袅袅地升起来了。他又在锅里放了茶叶、酥油和盐巴，不多久，一锅热腾腾的酥油茶就熬成了。我们每人倒了一大杯酥油茶，把剩的茶拌上青稞面，就在这“炒青稞的锅”里吃起了青稞午餐。喷香的青稞面和着可口的酥油茶，味道可真不错！

午餐后，我躺在绿毯似的草地上，眯缝着眼，欣赏一碧如洗的天空中飘忽着的白云。那云朵似乎格外洁白，它们不断地变幻着形状，一会儿像一头奔跑的卷毛狗，一会儿又像一只飞翔的白天鹅，再过一会儿又变成了一条游动的鲸鱼，好玩极了。忽然，远处涌来了一大片又厚又浓的云团，随着它们的到来，我感觉到风比刚才大了。丹增也注意到了这个情况，一把拉起我说：“快，上马，去帐篷里躲雨！”我翻身跃起，跨上马跟着丹增一阵狂奔，向附近的一顶牧民帐篷跑去。这时，风呼呼地刮了起来，刚才还艳阳高照的草原，此时已成了灰蒙蒙的一片。待我们停下拴好马，刚跑进帐篷，瓢泼大雨就从天而降了。嘿，这雨里还夹着豆大的小冰雹呢，打得帐篷“啪啪”直响。

我对丹增说：“这里的天气真奇怪，简直像小孩的脸儿，说变就变。”

丹增悠闲地抽起烟来，笑着说：“别着急，这雨可不像你们江南那样，会下个十天半月的。它呀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过一会儿就雨过天晴了。”

雨下了将近 2 个小时，我忍不住从帐门探出头

去看看。果然，这儿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，远处却已露出蓝天。不多会儿，雨全停了。

蓝天下的草原经过雨水的冲洗，显得分外碧绿葱翠，那些遍地的野花经风吹雨打后仍倔强地绽着笑脸，仿佛在自豪地说：“狂风暴雨算不了什么，只是替我们洗个澡呀。”

我们又继续前行了。

玛曲在草地上曲折地向前流去，穿过16公里长的茫尕(gǎ)峡谷后，流进了一个盆地。这儿叫玛涌，藏语是孔雀滩的意思。在玛涌盆地里，玛曲接纳了一条叫卡日曲的支流。丹增说，卡日曲源头的南面，隔着一座山就是长江的支流色吾曲的发源地，所以有人把长江黄河比喻成一对姐妹。但是，这“姐妹”俩一个水源充足，一个水量不大，为此，人们正设想从“姐姐”长江那里借点水给“妹妹”黄河呢。

玛曲的水量在玛涌盆地渐渐变大，河面宽10来米，河水深到成人的大腿处，已经是一条像样的河了。在盆地东部，玛曲进入了一个湖泊群里。湖泊群里到处散布着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湖泊，小的只有澡堂里的浴池那么大，大的也只有学校里的操场那

样大。夜晚，这些湖泊在月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，如同银光闪烁的群星，因此得名“星宿海”。这片“海”可真不小，东西长30多公里，南北宽10多公里，湖泊周围生长着茂密的杂草，草丛中开满了色彩鲜艳的小花。有的小湖泊里甚至有小小的岛和半岛，简直就像大海的缩影。星宿海实际上是一大片草滩沼泽，玛曲就在这片沼泽里穿行，一会儿从这个水泊流到那个水泊，一会儿又分成几股分别流入几个水泊，又从这些水泊中汇流到某一个较大的水泊。在星宿海寻觅玛曲的踪迹，就像捉迷藏一样，很难分辨出哪是玛曲的真正的河道。

丹增见我星宿海挺感兴趣，就说：“想不想听一个关于星宿海的神话？”

我点点头，于是，他给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。很久很久以前，玛曲南方的巴颜喀拉山下住着一位英俊的青年猎手，他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姑娘。为了向姑娘表示自己的忠诚，他决心到巴颜喀拉大雪山取一支珍贵的孔雀翎毛献给姑娘，于是独自一人骑上快马上路了。姑娘见小伙子几天没来找她，心中很不安。有个不怀好意的人对姑娘说，青年猎手不再

爱她了，早已进了深山，远走高飞了。姑娘信以为真，立刻朝巴颜喀拉山追去，她一路跑着，哭着，呼唤着，还没跑到巴颜喀拉山就累死了。再说勇敢的青年猎手取回孔雀翎毛，知道姑娘上了坏人的当，马上又去追赶她。他追了三天三夜，当他见到了死在路旁的姑娘时，悲痛之极，大叫三声，也气绝身亡了。从此，这对忠贞的青年男女互相追赶时流下的汗水，就汇成了一条清澈的河流，这就是玛曲，他俩落下的点点泪珠，则变成了星宿海上的湖泊和泉水，姑娘的发辫也变成了星宿海上散乱的条条水道。

听了丹增讲的故事，星宿海在我心中更加美丽而神奇了。

两个神奇的高原湖

走出星宿海，穿过一段小山谷，前面又是一片沼泽地。因为沼泽地里尽是水潭和枯草烂根，人和马在上面行走，一不留神就会陷进烂糟糟的泥淖里，所以我们暂时不能沿着沼泽中的黄河河道走，只能站在远处用望远镜观察它。黄河流过的这片沼泽，到处是一汪汪的积水，河道在水草滩里弯弯曲曲的，像一根又细又长的羊肠。有时，还能看到一些水鸟从草滩上飞起飞落。

我们绕着沼泽向前走去，忽然，眼前一亮，呀，好大一片水面出现在面前，茫茫无际的。我拿出地图寻找、对照，哦，原来它就是高原上的大湖扎陵湖。在扎陵湖的东面，还有一个与它相连的大湖，叫鄂陵湖，两个湖像孪生姐妹一样互相依偎着，被人们称作

“姐妹湖”。

在黄河河源地区看惯了小水泊，蓦然看到浩瀚的大湖，心中自然十分激动。我对丹增说：“你也许没见过大海吧，这两个大湖很有点大海的气魄呢。”

丹增点点头说：“这两个湖虽然没有大海那么辽阔，那么深沉，但是它们也很有名气，在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淡水大湖中也可以排上号了。据说南美洲安第斯山里有名的的喀喀湖，面积有8330平方公里，海拔高达3812米。扎陵湖和鄂陵湖加起来的面积有1100多平方公里，海拔高达4280多米，比的的喀喀湖还高出400多米呢。”

丹增又向我介绍说，扎陵湖和鄂陵湖都呈三角形，中间隔着一座不太高的巴彦朗马山。它们的北面是布青山脉，南面是雄伟的巴颜喀拉山脉。两湖中间隔开约20公里，有一条水道将它们串连起来。

站在两湖间的高地上居高临下，我发现，西边的扎陵湖湖水灰中带白，而东边的鄂陵湖湖水却碧蓝碧蓝，比较起来，鄂陵湖似乎更有大海的样子。丹增说，藏民们把扎陵湖叫做“扎陵错”，把鄂陵湖叫做